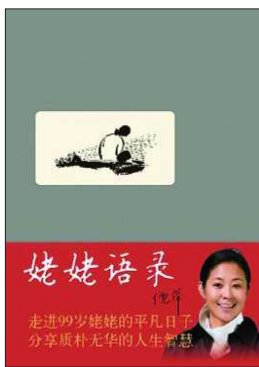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34

给予是幸福,欠人家是受罪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:中华书局
◆作者: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姥姥的这番话多少有些残酷。难道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能让你把生命靠上去的人?包括你的爱人、亲人!

姥姥说:“没有。靠山山倒,靠人人老。靠来靠去你就发现了,最后你靠的是你自己。”

姥姥啊姥姥,你到底认字不认啊?不认字哪来的这番哲理呀?!

姥姥住在我这儿,永远是“杀富济贫”。她老家的人来电话了,姥姥总是拿起话筒只要听出是谁的声音,就急忙把电话放下:“挂了吧。”然后不急不忙地拨上号码:“慢慢说吧。”

哈,慢慢说吧,花我的电话费。

“姥姥,你不是最偏向我的吗?怎么胳膊肘老往外拐啊?”

“嗯,我这就是向着你,花你的电话费那就是你吃饭掉了个米粒,俺那儿的人打个电话就是少吃一顿饭。”

我们不用了的手机姥姥都把它们收起来,连同充电器,一前一后地绑好,说等回老家带给亲戚使。我说:“光有个电话

没用,还得买得起电话卡。”姥姥说:“有了鸡还愁下不了蛋?这阵子买不起,往后还能老买不起?”

那年姥姥过生日,她的娘家来了些远房亲戚。临走,我妈收拾了一大堆家里用不着的电熨斗、电饭锅、榨汁机、吹风机、电暖瓶等等,都让他们带上,有的连包装都没打开。

东西被姥姥拦下了,“不拿。连个苹果都没有吃的,要个榨汁机干什么?摆设呀?再说这么些个人赶火车,滴里嘟噜地拿这么些破烂,那还能挤上去?”

姥姥这一说,大家都挺尴尬的。紧接着,姥姥又加上一句:“有那个心,赶不上(不如)给个信封。”

我赶紧打圆场:“对对,姥姥说得对,拿信封去。”

信封里每家装上五千块,我交给我妈,我妈再交给姥姥,中国人的礼数真多呀。

姥姥没接:“你大姐(我妈)嫌少,叫我给。不少,多少是多?多少是少?拿着吧,就是个心意!”

姥姥看着各家都把信封拿到手了,又指着摆在地上的这一大堆“破烂儿”说:“这是你大姐的一片心意,费点事儿,都拿着吧,省得你大姐不高兴。”

东西和钱都有主了,继而姥姥又转向我:“你大姐这个人打小心眼儿就好,都放心吧,她那个单位好买票,你大姐认识的人又多,她准叫那么些老的小的都躺着回去。要不这么远的道儿,那腿肿得还受得了哇?”

哦,这是指挥我负责买火车票呀,而且要买卧铺——躺着回去。

姥姥又大声地嘱咐她家那些亲戚:“回去赶紧把车票给你大姐捎回来啊,她单位能报销(哈哈,谁单位能报销呀)。”

我说:“对对,太对了,姥姥说得对。放心吧,都躺着回去。车票都寄回来,我们单位报销。”

姥姥高兴了:“这么些个人在家吃饭,你大姐太忙了,叫她领着你们出去吃吧,她认识些高级饭店,保准叫你们吃上你们都没吃过的东西。”

这一句话几个指示,必须去

个好饭店,必须点从来没吃过的,必须……我高高兴兴地按姥姥的指示办,皆大欢喜。姥姥从来都是这样,里子面子都让你舒舒服服的。

晚上,屋里只剩下我和姥姥。

“孩子,你这是替我还人情了。那些个年啊你妈、你姨、你舅脚上的那些鞋都是你姨姥姥大针小线缝的……可不敢忘了人家。这会儿咱有了,咱就该……”

哈,老太太,这点道理你都说一千遍了。

姥姥就是这样的人,给予是幸福,欠人家是受罪。

姥姥说,当年她家老房子上梁那天,不算外请的木匠,光村里邻居本家帮工的就有几十口子。姥姥说看着这么些个人愁得她呀,这光馒头一顿就得蒸上百十个来。为了盖房子备这些麦子面,姥姥东屋的那台石碾子磨半个月都没停。人推累了驴推,驴不走了人又推,姥姥那三寸金莲有时一天转上几百圈儿。推完了扫,扫完了箩,箩完了又分批往筐箩里装。磨出的面分三等,一等雪白的面是给客人吃的,二等发黄的面是过节吃的,三等就是黑面了,自家吃。

法庭里充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

22

卓别林是美国来的,名气大,杀掉他的话,可以激怒美国人,两国到那时免不了要被逼一战,那样就可以趁势把他们比较讨厌的美帝给灭掉了。真是做梦呢。

其实,他们要是真把卓别林给干掉,人家那可真叫冤大头。要知道,卓大师对日本是相当有好感的,那感情不比娶日本老婆的小泉八云差,一生之中四处东瀛,见谁都说说日本好。正夸着呢,却差点让被夸之人把性命给了了,其情节之匪夷所思,连擅长演反讽喜剧的卓别林自己都缺乏这种想象力。

把法官弄得心惊肉跳的还在后面。

审判开始不久,法庭就收到了一封请愿书。但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请愿书,而是一份血书,上面全是血——用鲜血署的名字。

有多少名字呢?35万。差不多是日本一个大城市的总人口了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,不过估计肯定是厚厚一摞,翻也要翻好长时间。请愿书上只有一个内容,那就是要求法官念及罪犯“对天皇的忠诚”,予以全部赦免。到这时为止,法庭里已充满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。

法官宣布,审讯继续。就算普通老百姓被杀了,也要一命抵一命,现在死的是一国首相,你说要

我们宣判凶手无罪释放,这也太搞笑了吧。

挺得住是吧,好,再给来个重磅的。很快法庭又收到了一封请愿书。还好,这封信署名的只有11个,也没用手血印。不过更吓人。从信封里面掉出11根手指出来!

这11根手指是有说法的,把自己手指切下来玩儿的这11位仁兄表示:受审的军官不用死。为什么呢?有替死鬼啊。你点一下,我们这缺了手指的,不正好11个吗?我们替他们死。法官狂吼。

法律审判遇到了舆论审判,有点吃不住劲了。一边是确凿的罪证,一边是汹汹的民意,听谁的?听军部的。陆相荒木贞夫出来说话了。没说之前,他先流泪了。不是为当初拉他上来的老大横遭不幸而悲伤,而是为杀人犯们的“赤诚之心”所感动。

下面的话跟写血书的断手指的那些人没什么两样,就是说他被这些“革命青年”们的“爱国行动”彻底征服了(“纯真之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,若想到其心情,实不能不让人流泪”)。看那调调,要不是年岁不饶人,“荒含泪”自己也要有要

加入“纯真之青年”行列的意思。

本应运思缜密,老成持重的军政高官摇身一变,也成了“爱国愤青”,法庭的最后判决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所有参与“五一五事件”的人犯均得以“从宽发落”,不仅一个枪毙的没有,还都按轻微刑罚处理,几年后都被放了出来。

首相一死,整个内阁自然也有关门歇业了。正如滨口内阁的倒台,预示着“昭和恐慌”开始一样。犬养内阁的消失,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,那就是政党内阁的终结。内阁从此将真正成为军人的天下。

首相一再被暗杀,内阁一再被掀翻,让坐在皇宫里的裕仁也沉不住气了。一个滨口内阁,一个犬养内阁,当初大家都说班子不错,是“万年内阁”。一万年不指望,熬个几年总可以吧,谁知道都是一眨眼的工夫,全没了。难不成让我这个天皇亲自组阁,给自个儿打工?

左思右想,他召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在日本政坛上非常重要,重要到他虽已不居要职,却依然没有谁敢忽视他的存在。他就是扛鼎元老西园寺公望。

其实在明治时代,西园寺还没有这么受人瞩目。那会儿的军政两界,伊藤博文,山县有朋都是说话算数的顶级牛人,西园寺也就是在里面凑个数而已。但这人有个优点,就是跟个老油灯一样,比较经熬。

伊藤博文怎么样,权倾一时,真正的天皇底下他最大,但是一不小心,挂了。山县有朋倒没有碰上挨黑枪这种倒霉事,不过他岁数比西园寺大,早早地就到阎王殿去登了记。于是,明治元老,就剩下了一个西园寺。没办法,老天罩着他啊。

你就比如说暗杀吧,西园寺也不是没碰到,早在“血盟团”开始“一人一刀”时,他就上了黑名单。结果,还没轮到,“血盟团”就瓦解了,让他逃过一劫。又比如说养生吧,山县有朋其实寿也不算短,活到了80多岁,西园寺不仅比他小个十来岁,还一直撑到90多才咽气。不服气?你来。

当然,西园寺可是裕仁天皇的同学,而且门第显赫得很,属于宫廷贵族,自己又组过阁,当过首相,加上三朝元老(明治、大正、昭和)的身份,自然很得裕仁的尊崇和器重。



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:武汉出版社
◆作者: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,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,以东北沦陷为起点,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,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全面揭秘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 解说正面抗战史

慕容雪村卧底传销纪实

20

最重要的举措就是“分享成功经验”



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和平出版社
◆作者: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,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,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

“青春痘”小伙叫王赫超,“眉间尺”姑娘叫杨爽,先前的李总隆重介绍:“王总和杨总平时工作繁忙,难得他们今天大驾光临,哪位事业伙伴抓住这第一次机会,为他们献一首歌?”嫂子一个劲儿地冲我示意,我假装没看见。旁边几个人噌噌站起来,一个个小伙子拔得头筹,几步奔到中央,对众人深鞠一躬:“各位事业伙伴晚上好,作为推销行业,我也把自己推销给大家……”

还是同样的话,还是同样的歌,还是同样的掌声,每个人都要重新登场,在座的有四五位老年人,先前一直沉默,这时也挣扎上前,结结巴巴地介绍自己,结结巴巴地唱歌。

嫂子终于抓住了机会,站到中央唱了一首《母亲》,然后将我隆重推出:“各位事业伙伴晚上好,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。”然后对我招手,“哥,你来!”我几步走到她身边,依然是老套路:向事业伙伴请安、自我介绍、表演节目。墙上的诗读完了,我想起在三亚时读过的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》,金圣叹这老不正经的对崔颢的《登黄鹤

楼》赞赏有加,我干脆把这首诗背了一遍,场下有女孩一直随着我低声朗诵: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悠悠……”

节目演完,两位老总开始训话。先发言的是“眉间尺”杨总,她的视野本就宽阔,又读过中专,在传销团伙内绝对算高级知识分子,说起话来头头是道,各种理论、各种名词纷纷从她双唇中蹦出,震得满屋子人头皮发麻。畅谈一通天下大事,杨总又开始扮演慈悲圣母,告诫我们要抓紧发展、努力成长、勇于把握机遇,千万不能当逃兵,要坚决听推荐人的话,跟组织走,一步一个脚印,踏踏实实地踩出一片明天。事实摆在眼前:上有春风化雨好政策,中有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怀,下有事业伙伴的鼎力扶持,如果再不上进,简直就是咬吕洞宾的狗,踢孔圣人的驴,实在有负天心地良心。

杨总讲了二十分钟,众人大受鼓舞,啪啪鼓掌,“青春痘”王总接过话茬:“杨总讲得非常好,我听了都很受启发,各位事业伙伴要努力

领会她的意思。”杨总优雅回应:“王总过奖了。”

王总点点头,开始讲他自己的经历。王总出身豪门,家里有很多舅舅,其中一舅还是副处级干部。俗话说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,豪门也不例外,这位王总从小就不学好,和所有的阔少一样,终日游手好闲,到处惹是生非,好在有个万能舅舅,总能化险为夷。话说光阴荏苒,王总慢慢地成熟了,做过各种事业,当过司机、搞过零售,甚至做过批发带鱼这样的大生意。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,王总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,也是苍天眷顾英雄,终于被他发现了连锁销售,于是带着满下巴的青春痘来到了江西。

传销团伙把洗脑视为系统工程,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“分享成功经验”。我在上饶游荡多日,听过许多类似的故事,我不敢说它们全是假的,但肯定都经过美化和修饰。分享经验的大多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,文化水平不高,也没什么社会阅历,对“成功”的理解更是有问题,当他们半是炫耀、半是夸张地讲起自己的经历,仿佛就是

明代王龙溪那个不恰当比喻:穷措大抱着家中黄脸婆自夸好色,情状十分可笑。

《笑林广记》中有个著名的笑话:说某人从京城回来,夸口说自己见过皇帝,有人问他:皇帝家什么样?这人回答:皇帝家可不得了,门前立个大牌坊,上书“皇帝世家”,屋檐下挂块匾,写着“天子门第”,门上还贴着一副大对联:日月光天德,山河社稷居。我们现代人当然知道这家伙是在吹牛,因为皇帝家没那么土,同样,传销团伙中的“成功经验”也不值得相信,因为很多事都违背常理。我不是嘲笑这些人的见识,我自己也是井底之蛙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点,可重要的是诚实和谦逊,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有之为有之,无之为无之,这样才不会贻笑大方。

王总的发言很长,气势也很足,平均每分钟讲一次“说实话”,听其意似乎很真诚,观其面却异常凌厉:“刚加入行业的时候,说实话,谁我都没放在眼里!”说着胳膊一挥,状如千军在手,“就你们这些人,有什么呀?说实话,谁有我见的世面多?全中国我去过二十几个省,西藏、新疆都去过,你们才去过几个地方呀?论见识、论才干,就你们这些人,哪个能比得上我?”